

张 路 的 黑 白 世 界



赵丹琪 编著



黑龙江美术出版社

张路的黑白世界

黄永玉
画

P) 数据

张路绘，—哈尔滨：黑龙江美术出版

ISBN 7-5318-0700-9

I, 张… II, 张… III, 版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, 12
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按字: (1999) 第66313号

责任编辑/蒋悦 黄国楹
整体设计/蒋悦
扉页题字/黄永玉

张路的黑白世界

赵丹琪编著

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225号)

邮编: 150016

制版印刷: 广东省番禺市联合印刷有限公司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1194 × 889 1/24 印张: 3.5

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2000

书号: ISBN7-5318-0700-9/J · 701

定价: 18.00元

张路，原名张学廉，1919年10月26日生于浙江上虞。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。

1943—1945年就读于杭州国立英士大学艺术科。

1945—1947年就读于国立杭州艺术学校西洋绘画科。

1949年在上海出版《怎样画漫画》、《怎样刻剪纸》。

1950年调入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，任连环画编辑。

1957年黑白木刻作品《三打白骨精》、《猴子捡西瓜》等在《人民日报》和《版画》杂志上发表。

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，下放到黑龙江垦区劳动。

1959年从农场抽调到牡丹江农垦局“北大荒画报社”参加美术创作活动。

1960年《满网》、《晨曦》、《小鸭》等十余件版画作品先后参加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“北大荒美术作品展览”和“东北三省第二届美术作品展览”。

1961年《早春》、《雨后》、《满网》、《见缝插针》等12件作品，参加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“牡丹江垦区版画展”，其中《见缝插针》等6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。

1962年2月—8月参加由中国美协组织的北大荒垦区四人赴新疆写生团，创作作品《颂歌》、《花帽市场》、《山羊》、《野水无桥马当舟》等参加了在哈尔滨和北京举办的“晁楣、张祯麒、杜鸿年、张路旅行新疆版画展”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专集《黑龙江版画—旅行新疆作品选》。

1962年11月调入中国美协黑龙江分会从事专业创作。“文革”前的主要作品有《水从天上来》、《山庄》、《午休》等，曾参加“东北农垦总局美术作品展览”（1963年）；“黑龙江、四川、广东版画展”（1963年）；“第五届全国版画展”（1963年）；由文化部、中国美协主办的“全国美术作品展”（1964年）；“中日版画交流展”（1964年）；“中国现代版画展”（1964年，香港）等多项展览。

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后停止艺术创作近十年。

1975年—1977年创作黑白木刻70余幅。

1977年7月9日病故于哈尔滨，享年58岁。

1978年黑龙江《北方文学》、香港《美术家》、日本《未来》等杂志相继发表张路作品和评介、纪念文章。同年，他的所谓“右派”问题得到改正。

1980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《张路木刻集》，黑龙江省博物馆收藏其作品百余件。

1987年为纪念张路逝世十周年，中国美术家协会黑龙江分会、黑龙江省博物馆联合主办了《张路版画遗作展》，展出作品100余件。《中国当代美术家年鉴》、《中国版画家年鉴》、《中国新兴版画五十年选集》、《中国书画鉴赏辞典》收入了他的作品和传略。他的作品还被收入《北大荒版画选》、《黑龙江版画选》、《北大荒版画三十年》等画集。

1999年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《黑龙江版画家画库·张路集》、《张路的黑白世界》二本画集。

编者通讯地址：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33号黑龙江省美术馆·赵丹琪

单位电话：0451-4617400

住宅电话：0451-4612253

邮编：150010

艺术神的迷恋者

——怀念张路

● 黄苗子

我不完全相信“命运”之说。

“命运”是有的，但很多时候命运决定于自己的性情、爱恶和对人生的态度。

举个浅例子：南渡以后的南宋，岳飞和秦桧二人，假如他们互换了性情和人生观（包括对国家民族的态度），那么，岳飞可能位极人臣，优游于西子湖边享福，而秦桧则可能以“莫须有”三字，做了冤鬼。

大家都欣赏张路的版画艺术，认为他是现代版画圈中值得注意的人物，他的作品，被艺术评论家认为“将超越……时空局限而留在观众的记忆中”^①。“他以新的追求，纯熟技巧，所反映出的每一件作品，新鲜活泼、诚恳、坦然，敞开胸怀抒发他对祖国、对人民、对生活的真挚的情感”^②。

时至今日，同行们、朋友们、不少的艺术爱好者们都肯定了张路的艺术成就。然而可能还有人不了解，张路的成就是从哪里来的？我说，是用他的毕生心血，用他对艺术的无限热诚、执着与迷恋，用他的生命换来的。

我和张路虽然在五十年代后期，同在一个美术单位工作，但因不同部门，他对人一般是讷讷寡言，所以只是一般的见面点头而已。印象较深的是，同事们都说，中午饭堂响铃之后，每天最后到的人肯定是张路（那时叫张学廉），为此我感到好奇，曾经私底下问他，他说：“与其把时间放在排队等候，不如多看两行书，多画两笔画”。我开始觉得这个人有性格。

一九五七年一场风暴，我们的工作单位划了十多二十个

“右派分子”，我因那时只是把工作关系“挂”在单位里，不是每天上班，没轮到开自己的会时，也极少参加其他人的批斗会，所以不知道张路“划右”的因由。但等分发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时，我才知道他是和我同路的，地点是八五〇农场云山畜牧场。

在北大荒，张路依然沉默寡言，埋头干活。“批斗”久了，我们都明白自己是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，带着愧悔赎罪的心情，深信劳动改造是一条出路。至少，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”的书呆子，经风雨、见世面，知道点画“稼穡之艰难”，是绝好的人生历练。因此，苦是苦，但“改造”的心愿，却是十分诚笃的；当然，想不通或看不惯的心情也是有的。

爱上了艺术的人，心中眼中，全是艺术。五月雪溶的北大荒，到处是野花，连我这个不是绘画专业的人，也偷偷揣了一本小白纸本勾满一本金铃子、单瓣野芍药以及马架子、五栋房一带的风景，现在还保留着。我知道张路（还有丁聪）他们也都偷偷地画，但当时，这是做那“不可告人之事”，是不容许的。一两年以后，丁聪调到《北大荒文艺》，张路也调去美工组，那时我已因病调回北京了。

但是，就在那个时期（反右以后，文艺创作萧条的时期），北大荒的版画作者群，以独特风格表现屯垦生活的新风貌惊动全国，在北京以及各地展出的北大荒版画，大获好评。而张路，则是“北大荒版画主要作者之一，同时也是北大荒版画的鼓动者、指导者和组织者”^③，说这话的张作良同志，当时是北大荒版画创作的领导人。

那时，因工作关系，张路来北京，每次都到我家来谈到深夜，送过我很多他那时创作的版画小品，和我探讨版画的装饰性和民族风格等问题。他似乎有无限的创作潜力和强烈的艺术追求，充满生的希望。

记得有一位前辈（记不清是否是丰子恺先生）曾把人分为三个层次：第一层是碌碌尘世，追名逐利，满足自私，缺乏爱心和理想的；第二层是那种孜孜不倦地从事精神和物质的创造者。对人、对自然都充满感情与爱心，是为追求一个理想而生存的；最高层次是发大悲心，具高智慧，舍弃自我，普渡众生的圣哲。最高层次的人需要具备先、后天条件，但作为一个真正的、非冒牌的艺术家的，至少不是立足于第一层的人。

人生的道路越是坎坷，张路对艺术的追求越是执着。在张路的意念中，艺术创作只要有一点点成就，就是以补偿生命、肉体的种种苦难有余。

无从解释张路为何把艺术视同生命？只能说，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。

柏拉图把诗歌、舞蹈等艺术创作，说成是“有神力凭附着”。祭酒神的里班特巫师们在舞蹈时，心里都受一种狂迷支配，抒情诗人在做诗时也如此。他们一旦受到音乐和韵节力量的支配，就感到酒神的狂欢；由于这种灵感的影响，他们正如酒神的女信徒们受酒神凭附，可以从河水中吸取乳蜜，这是他们在神智清醒时所不能做的事……^④。如果说：晚期张路，对版画创作，有这一种境界是不过分的。

张路的版画艺术，根源于对生命、对大自然的陶醉。

——北大荒的早春，雁阵飞来，它们躲过了北地的严冬，回到这块广漠丰美的土地上：它们每一种飞翔的姿态表明，这些生命是愉悦的，有情的。（套色版画《早春》1961年）。

——小姑娘双手端着一筐初生的小鸭雏，瞪着一双双又惊奇又安详的眼睛观看这初见的世界。作者从画中告诉你，人世间是有一片生机的、是和谐、是天真可爱的！（套色版画《小鸭》1961年）。

——北大荒的小主人，一个六七岁的娃娃，采满了一筐筐蘑菇，嘴上还叨着枝萱花，她心满意足地、悠闲地感谢大自然给她的无私给予。（套色木刻《小蘑菇》1960年）。

以上的例子，看出张路对生命、对大自然充满着感情，这一腔感情迫使他非通过艺术表达出来不可。艺术对他是一种“狂迷支配”，“一旦受到音乐和韵节的支配，就感到酒神的狂欢”，张路，就能“从河水中吸取乳蜜”，创造出他卓越的版画艺术。

艺术家上山下乡，确实是艺术创作的重要条件之一，但不是唯一的条件，重要的是上山下乡的人对山川、乡土、人民有感情。此外，还要有一定的艺术修养。缺乏这两条，上山下乡将是“如入宝山，空手而回”的。张路对大自然，对生命有丰富感情，而他对表达感情的手段（艺术修养或技巧），则更具有深厚的根基积累。

张路善于用简练的艺术语言，用线和色，尤其是他的木刻

小品，用他自己特殊的黑白关系的美妙处理，使画面产生美感。关于张路的艺术技法，我在1979年为他的版画集写过一篇《张路和他的版画》中，曾作过较多的介绍^⑤，这里不想重复；同时我总觉得，对于一件艺术品的欣赏，靠广大欣赏者自己的眼睛，诉之于直觉，比听旁人的品头评足，感受得更真切更深刻。

张路的艺术，“美”是他的主要追求。他虔诚地把自己美的感受传播给广大爱美的人；他是自觉的人道主义者，在他的作品中传播爱，爱善良的人，爱美好的大自然。我们很少发现张路的作品有仇恨和血腥的痕迹。他很注重造型美，在他的刀、笔底下，任何对象都经过头脑的再加工，“去粗取精”，把画家的理想、人格糅进要表达的对象中，形成自己的艺术。这个道理现在的人容易理解，但在张路还生存着的二十多年前，在我国，是个麻烦困惑的问题。

1957年，张路正在精力旺盛的三十八岁，下放北大荒劳动；1963年，他四十四岁，调入黑龙江美协从事专业创作；三年之后的1966年起，张路从如痴如醉的创作生活中被“动乱”中断了近十年的艺术行动！“黑帮的生活和不平等待遇把他的创作权利剥夺殆尽，别人不屑做的、被鄙视受污辱的苦差——刷大标语、画大牌匾，以及数不清的琐碎杂务，由他默默承担起来。他有时苦着脸说：你们是有福的，是创作员，而我是待命分配的黑帮，连领（创作）材料的资格也没有”。^⑥风平浪静之后，他正是五十六七岁，记得那时他又是十分兴奋，通信、见面，都谈到他的理想、计划，可是，病魔已经“照顾”到他身上，他的卒年是五十八岁。从对艺术的执着来说，张路是战胜了命运的，可惜的是，他再没有更多的时间，来发挥他的“浑身解数”了！

就在看得见阳春的时刻，张路却带着满怀理想，带着他对艺术创作的无限企图，匆匆地撒手离去！他太累，太兴奋了。

“可哀唯有人间世，不了他生未了因！”

张路自己并不觉得可哀，但了解张路的，现在还活着的人，就倍觉可哀了。

老汉我有幸活到八十多岁，比张路多活了几十年，但正如俗语所说，只是“白食了人民的小米”。最近，张路的继女丹琪要我写点什么来纪念这位颇不平凡的艺术家的，我觉得是义不容辞的，古人有言：“既伤逝者，行自念也！”

但愿天地有情，在未来的人类社会和整个大自然，都像张路的艺术所表现的，是率真、善良、祥和、美好……。

一九九九年十月·写于北京

注：

① 王观泉《无南无北爽然四解——赞张路木刻》，1987年7月5日发表于《黑龙江日报》第4版。

② 张作良《张路版画遗作展》前言（1987年7月）。

③ 同注②。

④ 柏拉图《文艺对话集·伊安篇》，朱光潜译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。

⑤ 黄苗子《张路和他的版画》（《张路木刻集》序）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出版。

⑥ 张祯麒《忆张路——纪念著名版画家张路逝世十周年》发表于《文艺评论》1988年第1期。

图版目录

1956年作品 ■ 1—6

1957年作品 ■ 7—14

1959年作品 ■ 15

1960年作品 ■ 16—20

1961年作品 ■ 21—24

1962年作品 ■ 25—29

1963年作品 ■ 30—32

1964年作品 ■ 33—34

1974年作品 ■ 35—36

1975年作品 ■ 37—51

1976年作品 ■ 52—69

1977年作品 ■ 70—73





11.3 × 9.5cm 1956年



8 × 12cm 1956年



8 × 12cm 1956年



8 × 12cm 1956年



10.4 × 6.2cm 1956年



10.7 × 12.8cm 1956年



10.5 × 14.3cm 1956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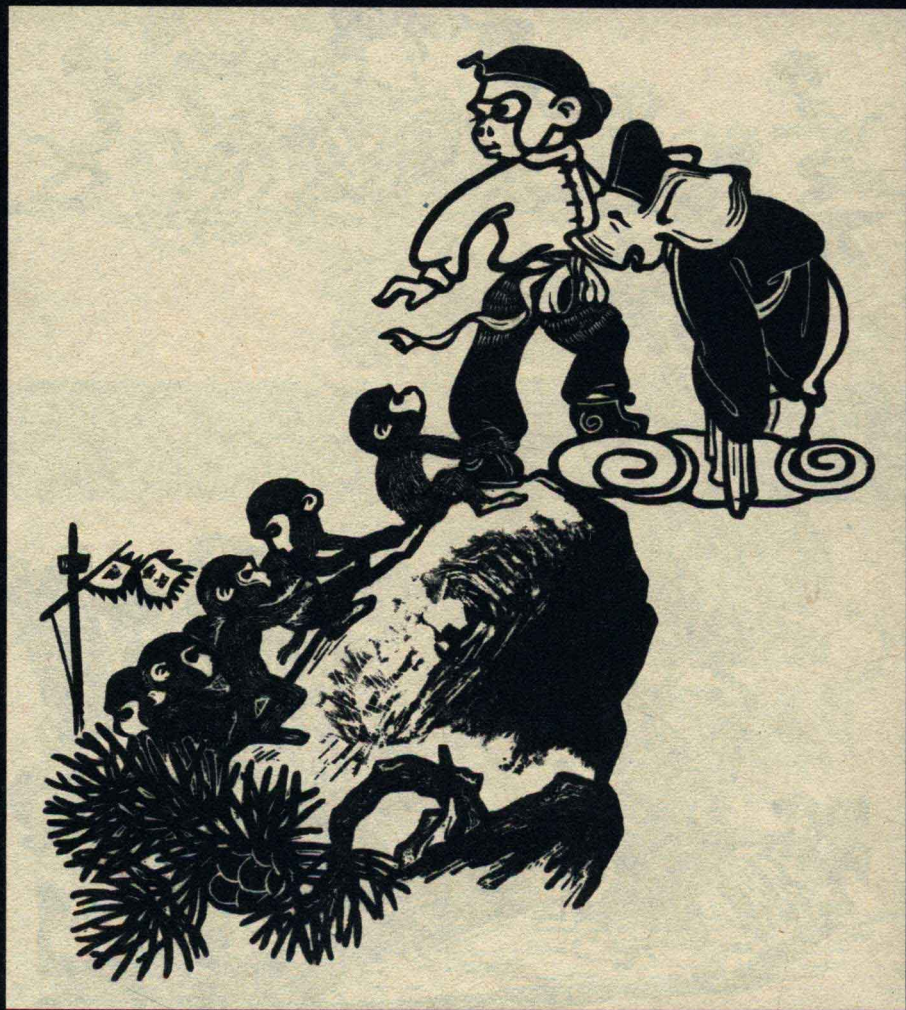
12.3 × 11cm 1956年



8.7 × 21.2cm 1957年



9.5 × 16cm 1957年



16 × 14cm 1957年



11 × 14cm. 1957年